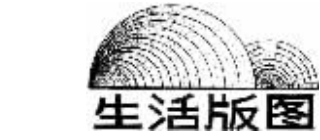


薛凯敏

三十年前,电视在农村寥若晨星,电视是什么样子都很难想象出来,心中除了珍藏一片窄窄的银幕之外,记忆中留存下来的就是小人书之类的东西。每到傍晚,几个小伙伴就聚在一起探听哪个村子里放电影,只要消息准确,不管多远的路程,都会结伴而行。在农村,露天电影是农闲之后人们惟能够消磨时光的娱乐节目,看电影成为童年生活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那时的冬夜天气显得格外的寒冷,那时

叶延滨



一个家里,最没有用的东西是什么?大概就是叫做纪念品的一堆东西了。这几年纪念品也时兴起来,开个会,参加一个活动,放提包里提回家的就是纪念品。也不是没有用,到了搬家的时候,会说一句:“哦,还有这么一堆东西,怎么办呢?”于是坐下来一件件拾掇,啊,这是开笔会的人,这是参加作品展……像准备给自己来个开会小结。这种纪念品,大概就如要机关上的工作简报之类的文件,一开会就要想对上对下地用它,开完会几乎就没人会再看它一眼了。

最早留在记忆里的纪念品,是一张小书笺,相片纸制作,上面有一寸大的一张黑白风景照,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大楼。那是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我在大凉山西昌的一个农村中学读书,这个中学基本上是师生自己建起来的,自己打土坯房,自己抬大石头砌围墙,把操场和校园里所有的空地都种上菜,每人一块菜地,我也有一块。就这样的条件里,我们过年也给老师送贺年片、年历牌,我收到回赠的纪念品,就是这样一张小书笺。送的老师姓何,是右派,当图书管理员。书笺后一行字:祝你能考上高中,再上大学继续深造,将来从这座大楼播出你的成就。多年以后我到北京上学、工作,我觉得那书笺真是个纪念品。(补记:我现在所存纪念品,最多的就是诗人朋友和诗歌作者送给我的贺年片,各式各样的,说来都不值钱,但作为一个当了多年编辑的人来说,我总觉得这些纸片里,有一种值得纪念的东西,不言不语,让人珍惜。)

纪念品中石头为多,我不玩古董,对石头也不懂,有几块石头,总没丢掉,不是因为珍贵,而是有点故事。雨花石是1985年第一回去南京,友人送的,一般得很,现在比这几块好的石头太多了。我每年养水仙花时,就把这

苗连贵

本色的苕

秋冬是吃苕的季节,新苕上市,比窖藏的老苕饱满,鲜劲。

苕就是红薯,或叫地瓜,川鄂人呼为苕。原先以为苕出自本国本土,岂料它是地道的舶来品,产自南美,明万历年间由菲律宾传入中国,故苕又称番薯。

苕长相不受看,状如鼠,薯鼠同音——我疑其之得名乃因其形之故。苕性憨实,只知在泥土里闷吃闷睡,不长个子,故而,苕的含义就是老实、木讷和傻。川鄂人骂人“看你个苕样!”就是骂对方是傻子。苕命也“贱”,插上苕藤就能活,再不劳人侍弄,由它疯长偃长。苕对土质没有要求,旱地湿地坡地沙地,一概都能将就,而且活得滋润,皮实,收获时,一锄刨开一大兜,硕果累累。

苕的吃法简单:蒸或者烤。熟了后,它那本色的香味使人馋涎欲滴,尤其是烤炉里出来的,香气四溢;剥开苕皮,上面黏着一层糖稀,纸一下,甜如蜜。苕也可制成苕片、苕丝、苕粉,味道口感皆不及蒸烤。

苕与精白米面比,自然是粗粮,但在物质匮乏年代,则是果腹的当家饭,那时许多人家一日三餐都是苕,有的就着咸萝卜、榨菜丝大口大口地吃,有的什么菜也没有,打白口,也

消逝的情感家园

我们因为年龄小并不怎么惧怕寒冷,常常跑出家门到街上寻找伙伴玩耍。被父母们用棉衣棉裤包裹着的我们在人已稀少的街上捉迷藏,或者学着电影里的故事情节做一些打日本鬼子的游戏,但更多的时候还是探听有没有放映电影的消息。呼啸的北风丝毫没能挡住我们观看电影的欲望。一次,四五里地外的村子里放映《闪闪的红星》。吃过晚饭后,几个人一商量就直奔邻村。

在没有遮挡的街道上,电影银幕在风中上

纪念品

几块石头放进花盆里,挺合适。有一块泰山石。其貌不扬,只因我写过一篇文章,说儿子是从泰山求来的泰山娃。一位朋友便从泰山寄来拳头大一块石头,搬了多少次家,这石头没丢。与这文友都不常联系了,但这石头沉向甸的,掂掂就想那泰山。(有许多友人都爱石头,记得那年游三峡,陈祖芬夫妇在三峡买到一块硕大如斗的石头,宝贝得用飞机运回北京,当做镇宅之宝。当时我看见那石头,也想起了我和石头的一段缘:在农村读初中,勤工俭学,学生们从河滩把大石头抬回学校,再砌成一方一方的石方,每一立方才挣几块钱。因此,在学校附近的河滩要是能找到一块石头,高兴得如捡到个宝,因为可以抬着石头少走一段路,学校附近的石头越来越少,抬石头要走的路就越来越长。现在有人一写文章就引用把一块石球一次次推上山的故事。看到这些文字就想,我也曾经当过“这一位”,甚至比他更难,因为我每个“下一次”,距离都更长。)

纪念品中称得上曾让人“朝思暮想”者,就数毛主席像章了。刚兴起像章时,只有部队发的那种,纽扣大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因父母被揪斗,不能参加红卫兵的活动,便自打旗号步行串连,四个高中生从大凉山出发,在1967年元旦后过的黄河。那时黄河上已漂着大块大块浮冰,两岸都贴上了封渡布告,我们和一批从延安东行想上北京的步行串连学生,被阻在永和关渡口。后来,渡口船工破例开船,一只老船,十六个船工,四个人摇一把大桨,四只大桨在冰块撞击和波浪吞没的危险中,把我们送到了彼岸。这次过河过渡的经历,让我真正感受到一种撼天动地的精神,我把那枚像章送给了一个年轻的黄河船工,这大概是我第一次送纪念品给我一个我不知道名字的人。(后来中国的像章就越来越多了,品种成百上千,做得越来越大,有些大得像个菜盘子。据说后来毛主席说了句“还我飞机”,造像章之风才刹了车。自从我搬到了潘家园旧货市场附近的居民小区,闲时逛逛市场,就发现曾经风行的像章,市场上也卖,只是那种像小纽扣大小的像章,没见到。)

纪念品实在让人说不清,它是谁?

下起伏,就像浪涛中的风帆。几个人钻过人群在一个土堆上拥挤着如饥似渴地盯着银幕,手冷了就用嘴中的热气哈上一哈,脚冷了就在原地跺上几跺,连撒尿都怕耽误了剧情。冬天的机智勇敢让我们忘记了寒冷,在你指我点的争论中一次又一次享受电影带来的乐趣。

令我刻骨铭心的还是在公社电影院发生的那件事。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所生活的镇子上成立了一家电影院。每到冬天,电影院就开始放映电影,街上喇叭里传出的诱人的

入秋了,闽北山区的天气早晚都很凉,年老的父亲已把棉衣穿在身上。那是一件年代很久的土蓝布老式棉衣,是母亲亲手做的,父亲穿了几十年。

父亲出生在江苏淮安,苏北农村过去一向是个穷地方。父亲小时家里贫困,从来就没有穿过棉衣,都是父兄留下的破烂单衣裹身,抖抖瑟瑟地御寒。到了10多岁外出当兵打仗,才穿上部队发的军用棉衣,一直到解放后转业到地方工作还一直在穿。

记得是1963年初冬,父亲那军用棉衣破了,棉花都露出来,母亲用积攒了很久的钱买来了棉花、土蓝布,找人剪裁,缝棉花,一连好多个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针一针地缝制棉衣。最后一个晚上都缝到一大半夜,我们一觉醒来,鸡叫声此起彼伏,看到母亲拿着刚做好的棉衣左比右比,上看看下看。棉衣又厚又软,一针针缝得又匀又密,付出了母亲多少心力。母亲虽然很疲惫,但脸上流露出高兴和满意。40多年后的今天,我一直还记得母亲当时的神情。

父亲那时长年在乡下搞社教工作,一两个月才回来一趟,那几天天气渐渐转冷,父亲好长时间还没回来,母亲反复念叨:“天冷了,怎么去了这么久,也不回来拿衣服!”



睡觉是为了忠实地工作,工作是为了踏实地睡觉【漫画】赵春青

悠闲中,泡上一杯醇香的茶。写一些悠闲文字,喝一口悠闲的茶。那百度的沸水,冲滚了那茉莉红茶,透明的玻璃茶杯里,瞬时光流涌动,毫不轻松。许是经不住水的浸泡,他们纷纷坠入杯底。你看它们的坠落何其悠闲,像空中飘落的一片叶,一尾羽,像一架穿过云层的伞。那沉入杯底的仿佛海底的海藻,舒展着。那浮在水面的如莲蓬、似落花,变化,时时刻刻在进行,只是在我的眼中它处于一种悠闲的状态。

悠闲中,那杯的大海,由无色变成了褐色,水变成了茶,醇香的茶,隔着玻璃杯就能闻到一股特有的馨香,沁人心脾。杯子是一个

纪念彭德怀元帅书画集《英雄赞歌》出版

本报讯 纪念抗美援朝胜利55周年暨彭德怀元帅诞辰110周年书画集《英雄赞歌》近日在京举行首发式。此书汇集了350多位共和国将军创作的书画作品,歌颂了志愿军将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深情回顾了彭德怀元帅的丰功伟绩。

此次活动由中国将军书画院和中共丹东

中央美院关注现实为中国造型

本报讯 10月18日,在中央美术学院建校90周年前夕,中央美术学院的奥运设计团队获得先进集体称号。

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杨力介绍,中央美院的奥运艺术研究中心设计了奥运会的奖牌以及奥运会二级标志,其中“金镶玉”奖牌玉金结合,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意味。另外残奥会会

声响使人欲罢不能。尽管那时的票价只有5角钱,但对于我们一贫如洗的学生娃来说天天去泡电影院简直是一种奢望。一次,电影院里放映《黑三角》反特影片,那可是最能吊起我们胃口的电影啊,说什么也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凭当时的经济实力买票进去很不现实,放弃吧又于心不忍,怎么办?和几个伙伴一商量,就借着夜幕的遮挡搭着人梯爬墙而过。虽然过去爬过几次没有被人发现,但这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脚刚落地,就有几道手电光将我们团团包围。

其中有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他就是公社派出所的老邢。因为平常我们总在公社门前玩耍,都认识这个总是黑着脸的老邢。“说吧,谁的主意?”老邢问。这次的老邢显得并不那么可怕,只见他坐在桌前,一手夹着香烟,一手在本子上记着什么。

僵持了一会儿,老邢合上本子:“五个人,

王建成

一天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姐弟俩在被窝里,母亲照常起来烧早饭。这时外面走进一个人来,我们那时人小,看大人都是很高,好像是个中年人,穿着一身中山装,进门就问:“这是王世涛(父名)的家吗?”母亲忙答:“是啊,你找谁?”“哦,我是老王的同事,一起在乡下搞社教,这几天天冷了,他叫我帮他把棉衣带下去!”

说得那么像,当时又没有电话打,也没有什么可证实的地方。那人还走到床前看着我们姐弟,笑着说:“老王很挂念这两个孩子!”说得那么好,虽然人不认识,但当时的人是非常纯朴和善良,母亲想也没想就把刚做好的新棉衣让他带去。还挽留他吃饭,他说要赶车去。临走时母亲还一直向他道谢。

几天后父亲回来,母亲没看到穿棉衣,忙问棉衣呢。父亲奇怪了,说没有什么棉衣呀。

不简单啊,敢跳墙进来,长大了还不敢去偷东西?”老邢吸了一口烟:“孩子们,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样是在犯法啊。”

老邢给我们讲了一大堆听不太懂的道理,但一句话我们至今都没有忘记,那就是翻墙跳院犯法。

改革开放以后,电视逐渐在农村普及开来,1985年之后,生产队里为各家各户分了一台福日牌电视机,代价是每户交纳300公斤的小麦。仿佛一夜之间,露天电影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个没有色彩的黑白电视。一次,当我经过曾经哺育过我童年生命的电影院时,影院门前往日人头攒动的辉煌场面已经荡然无存,褪了色的大门和锈迹斑斑的大锁把童年的记忆锁在了里面。我么住在那里,静静地回忆着童年的一幕幕有趣的故事,很想推开那扇记录着童年成长足迹的大门,进去感受一下那个童真童趣的年代。

父亲的棉衣

母亲说不是你托人来带去的吗。父亲回答没有托人来啊,这时他们才知道受骗了。父亲忙问那人的相貌、年纪、口音,怎么也想不起是谁。当时就很生气,母亲也觉得很委屈,心里也很难过。那几天父母心情都不好,相互埋怨,争争吵吵,赌气不说话。到今天我才知道,在那个困难年月,做一件棉衣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要花上好几件衣服的钱,而且要布票、棉花票,所以不是随便能做得起的。我家虽然父亲有工资,但要养一家人,本来就不宽裕。更何况那是母亲辛苦积攒好久的钱,熬日熬夜,花无数心血一针一线缝起来的,白白让人骗走,心里痛惜可想而知。

我们姐弟虽然当时年少,但见父母几天都沉着脸,心里也很不好受,也很气愤。姐姐当时5岁,我4岁,却好像已经很懂事了。幼儿园放学回来手牵手,到街上人群中去认

李晚

离不开的葱蒜男人

他只是一个单位的小职员,活得谦卑而又拘谨。他认真地做事,就像他起草单位上的公文,会为每一个标点符号而反复斟酌,这样的男人,注定了一辈子只能默默无闻。

他来自乡村,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分配到这家单位,一晃,就快20年了。同事们来来去去,都换了好几家单位,当上了处级厅级领导,只有他,成了一颗螺丝钉,一直钉在这家单位的墙上。下班时,别人在电话里吆喝着去喝夜酒打麻将的时候,他几乎没有一次这样的应酬,总是独来独往地回家去。而顺便绕过去一趟菜市,已成了他多年的一个习惯。弯下腰,去看一看那些新鲜葱郁的蔬菜,是他内心最好的享受了。手上便常常拿着二两葱、三两蒜、半斤黄瓜、六两小白菜、一瓶花椒油之类的东西回到家。洗菜、切菜、淘米、做饭、炒菜,每天,他都过着这种格式化了的生活。妻子和孩子回来了,他乐呵呵地搓着双手,摆上饭菜,为妻子和孩子夹菜,望着他们津津有味地吃相,他的眉头才舒展开来。

这样的日子,安安静静地过着。在孩子小学毕业的那一天,这个蜗牛一样的家,终于从门外掀起了大风。孩子成绩优异,他的梦想是读全市最好的中学,却被告知要3万元择校费,加上每个月住读的开支,那笔费用终于让男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天晚上,妻子终于朝他吼了起来:“孩子要去上学,你说怎么办?”他闷着头,一声不吭。“你这个窝囊男人!”妻子骂出了声。无奈之中,孩子只好就近读一所普通的中学。儿子入学的那天晚上,他突然抱住孩子,泪流满脸。

有一天,他去学校接孩子,看见学校门口守候着黑压压一片小车,当儿子从学校门口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我再次经过那里时,那里已是面目全非,一座正在建设中的现代化综合超市拔地而起。站在那里,睹物思今,满怀惆怅油然而生。也就30年的光景,世界彻底变样了。露天电影几乎绝迹,电影下乡的银幕前也少有人头攒动的拥挤场面。站在现代化的座座高楼面前,我仿佛听到曾伴随我成长的一座座电影院轰然坍塌的声音,仿佛看到寒风中起伏不定的银幕像一张白纸被风吹得渐渐飘出了心灵的家园。



父亲的棉衣

那骗子,要把棉衣找回来,到很迟才回家。父母急得要死,听了我们解释后又又好气又好笑,忙嘱咐我们不敢到处去。现在想来,该提时天真幼稚,但心情可以理解。

那年父亲没有穿上新棉衣,只好还是穿那件旧军用棉衣过冬。过了好几年,母亲才积攒够了钱重新做了一件新棉衣。父亲40多岁才穿上自家做的棉衣,许多年后说起那骗子依然很气愤。再到后来,家里日子好了,做件棉衣再不算事,而且街上到处可买到棉衣,又便宜又好看。但父亲还是爱穿母亲做的老式棉衣,说这舒适好穿,而且暖和。

现在我的母亲已经去世,年逾八旬的父亲依旧穿那件母亲做的棉衣。见物思人,人去衣在,我想到母亲一生的苦辛,想到当年母亲为做一件新棉衣花那么多心血,受那么大委屈,更是心里难违,也对当年那骗子更加憎恨!

走出来的时候,他一把拉住儿子的手,捏得儿子的骨节都响了。他去给儿子买了一个面包,说:“儿子,快吃吧。”儿子吃着面包,很香,他的心,却是那么的酸。

妻子似乎是提前到了更年期,脾气一下变得特别的坏起来,在妻子要求下,他和她离了婚。为了儿子有一个家,他大度地提出,自己搬出去找房子住下。从此以后的每一天,这个男人下班后很少逛菜市了,一个人的吃饭问题,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打发。

秋天来了,一场大病把妻子击倒了。她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还是你回来暂时照料儿子的生活吧,我回娘家去住一段时间。”他一声不吭地回来了,又开始了去菜市场,反反复复挑选那些葱蒜瓜果。第一顿,儿子吃着爸爸做的麻婆豆腐,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着转儿。“儿子,哭什么呢,只要你喜欢,爸爸就给你做一辈子的饭。”他轻轻拍打着儿子的肩膀说。

半个月后,妻子的病康复了。那天她悄悄上楼回家,在楼梯间,便闻见了家里地的板栗鸡汤香味弥漫而来。这时,儿子正好上楼回家,她慌乱地要转身下楼。“妈妈!”孩子叫出了声,轻轻地抱住了她。

饭桌上,他依然是老样子,给她和儿子先盛一碗汤,自己在一旁默默地望着他们把汤喝下。这时,她站起了身,去锅里也盛了一碗鸡汤,端给他,轻声说:“你也喝吧!”那柔柔的一声,让他的泪一下滑落到汤中,和着泪,他也一口喝下了。

他们团聚了。那一天,她拉着他的手,一同去菜市场买菜。摩肩接踵的人流中,面对着那青翠的蔬菜,她忽然明白,这新鲜的葱蒜蔬菜,才是他们婚姻中最保鲜的东西,最平实的幸福。

片浮木似的茶梗,真像一只船,歪斜着,保持了自然的状态,不沉不降,意志坚强地把持着自己,在水的诱惑里不轻易沉浮。大千世界,红尘滚滚,能够把持自己不同流合污已属不易,要是再有所作为,处于污浊而不染更属可贵。人处世间,环境造人,一失足成千古恨,不乏其人。静观杯中茶叶的动态,恍如我们看历史书籍,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读者诸君,倘使你泡上一杯茶,你不可不冷静静观一阵,然后再去消受。你消受的可不是是一般意义上的茶水了,你仿佛在解读人生的浮沉荣衰。甘苦滋味,自然绵长。

悠闲中,泡上一杯醇香的茶。

首届中国山东(邹平)范仲淹文化节举行

本报讯(记者张宪)为纪念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范仲淹诞辰1020周年,首届中国山东(邹平)范仲淹文化节10月18日在山东举行。本次文化节为期12天,分别进行了中国范仲淹博物馆揭牌仪式、名人名家缅怀范仲淹书画展、30集电视

“聆听中国”走进国防大学

本报讯(记者张宪)日前,由国防大学政治部、中国教育电视台和凤凰新媒体共同主办、北京格兰海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聆听中国——走进国防大学”晚会在国防大学举行。

《聆听中国》旨在通过歌舞形式在高校校园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时代主旋律。该栏目计

划从今年10月开始,在部分高校巡回演出。此次走进国防大学是首场演出,晚会突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主题,以伴随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给人留下深刻烙印的优秀经典曲目为主线,歌颂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和巨大成就,展望祖国发展的美好前景。国防大学1800名师生观看了演出。

资讯快递

北京传统文化演出季深秋鸣锣

本报讯(记者张宪)在美丽的深秋季节,由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政府、中国对外文化集团联合主办的“北京传统文化演出季”,将在北京各具特色的演艺场馆陆续鸣锣上演。从11月7日至20日,将举行一系列以传统文化为特色的演出盛会。宣武区是一个文化底蕴丰厚的老城区,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多年建都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宣南文化。演出聚焦宣南的文化资源,突出传统与创新的主

第二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论坛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张宪)10月27日,第二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来自美国、日本、中国的著名学者专家出席。此届论坛共收到国内外论文80余篇和数部学术专著,主要论述范仲淹的民本思想、经